

儀禮正義

冊五

儀禮正義

儀禮正義十

南菁書院

江寧楊大堉雅輪補

記

大夫與則公士爲賓

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士在官之士鄉賓主用處士

疏

正義曰賈疏云鄉射使處

士無爵命者爲賓有大夫來不以加尊於大夫故易去之使公士爲賓敖氏云記言此者恐其或用處士也所以不可用處士者以處士去大夫之尊遠故也鄉飲酒之禮大夫若與其賓介亦當以公士爲之大夫不與則公士若處士皆可舊說謂鄉飲酒鄉射大夫自來觀禮非也大夫於一人既舉觶於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然則大夫之與此會者乃亦主人請之明矣江氏筠云疏說以上篇專是賓賢能禮此固未必然但彼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彼爲賓與此異矣此賓爲主人所自定故不敢使人加尊於大夫彼賓介定於先生於主人可以無嫌也且既經先生審定主人亦何得更改易之敖氏以主人當預知大夫之來否然恐未必先請大夫而後就先也竊詳注疏於大射儀有射禮辨貴賤之說觀賓主立于門外北面等文顯與燕禮之主歡者有殊此鄉射雖不與彼同疑亦當因其禮故其爲賓如此惟其如此故主人不就先生謀之盛氏世佐云公士鄉人之爲命士者明非主人之屬也大夫雖入於一人舉觶之後而其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蓋自戒賓之時而已定矣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異者彼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方氏苞云注以公士爲在官之士似未盡將取於國中上中下士則彼有官中之士不能棄其職業而爲鄉遂之賓且春

秋習射三鄉之賓十有五人遂亦如之公邑則又倍焉安得每州皆有六官之士若本州在官者則惟黨正族師乃州長之屬助主人以涖事者也不可以爲賓然則所謂公士者蓋鄉大夫所興之賢能升於國學而未升於司馬故作以爲賓俾羣士取法焉注又謂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故使在官之士蓋誤矣大夫與衆士耦且爲下射以尊有主道也乃慮其爲賓屈乎敖氏謂記言此明不可用處士大夫尊處士去之遠亦非也處士抱道者經所謂君子是也不敢以國法戒速乃尊賢之道宜然故息司正必以告而至與否聽之至則當與大夫之遵者同禮儀禮釋官曰案公士有二義對處士無爵命者言則公士爲有位之士此經是對士臣於大夫者言則公士爲公家之士玉藻云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也胡氏肇昕云方氏不知注公士在官之士之謂而妄爲辨駁至其所自言者又於經典無據敖氏故與注相反而與經文多相違戾皆非也蓋鄉射之賓本用處士若大夫與則以有位之士易之大夫之來或因主人之請則其來否主人已預知之而先使公士爲賓無慮於臨時易賓也若鄉飲則處士爲賓大夫雖與亦不易又韋氏協夢云此據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用此鄉射禮者也若行此禮於賓與賢能之後則賓卽鄉飲所舉之賓烏可易乎使能不宿戒者敏於事不待疏正義曰亦云使能者此賓雖輕然必以有才德者爲宿戒而習之疏之不可使不賢而居尊位也不宿戒者亦以國之公禮詢衆庶習射皆有定期故也注誤方氏苞云不能則不能與於射不待勝負分而己有所愧厲矣能者始得與於射則鄉大夫與賢能非德行道藝有可觀不得與於衆賓可知矣州其牲狗也狗取長教射而徵學士事有故常無用先期而戒之其牲狗也狗取疏正義曰敖氏云用狗者大射之牲也其義與鄉飲酒同方氏苞云注與敖說皆未安狗所以養老鄉黨莫如齒卽興賢能三賓尊者必有耆老

故曰習鄉尚齒射雖尚功而為鄉禮燕與大射則國之老臣必與焉故牲皆以狗胡氏肇昕云注說當有所本若方說則失之鑿矣亨

于堂東北

鄉飲酒義曰祖陽氣之所發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祖徐本作俎

尊綌冪賓至徹之以綌為冪

取其

蒲筵緇布純純筵席也

西序之席北上

衆賓統於賓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堂上自正

賓外衆賓三人而已今乃有西序東面之席豈三人非定法與賈疏以為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未知然否要之為地狹不容者擬設耳褚氏寅亮云衆賓三人耳今乃有西序之席者豈以無介而賓不拘於三與然決非位尊於此如疏說也北上固統於賓亦見異於介席吳氏廷華曰賓在尊西南面東上此中尊大夫在賓之東又非所以尊賓故以尊闕之使各成其尊而不相礙然大夫在東而賓居中位則兩尊之中仍以尊賓為主即大夫多尊東不足容則亦當以上經堂西東面之側例之尊東南面之外以次轉而東序西面此理之正者張氏惠言云賓位戶牖闕不得以公卿大夫多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卿之席在賓之西衆賓繼而西故有東面席也盛氏世佐云此為射於州序言之也序之制狹於庠賓席有定位不可移而東三賓之席四丈八尺有非右一闕所能容者於是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也疏說非大夫若多亦當席於主人之北西面北上其不於尊西于賓之正位也必矣胡氏肇昕云記此句解者多不得其故賈疏之說本不可從而敖氏直決以衆賓三人南面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是以記為不可信矣蔡氏德晉謂如賓多容有席於西序者堂上衆賓祇三人不得云如賓多也方氏苞謂記所述乃西階下衆賓立位而誤為席則尤非矣細繹記與注之文張氏盛氏謂由地狹不容因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其說

當矣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鄉之位在西衆賓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焦氏以恕云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匠人度九尺之筵是也今庠序之制未詳東西闊狹之數宜亦不一其制賓之位於中者既無可易矣繼賓而西者當設三席則地不可以狹明矣或者獻用齋其他用解爵尊不三賓之席亦有繼之而東面未可知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以齋拜者不徒作起以爵拜謂拜既爵徒猶空也作通解句首有凡字薦脯用饔五臠祭半臠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二寸脯用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臠猶臠也爲記者異耳祭橫於上殊之也於人爲縮臠廣狹未聞也古文臠爲臠今文或作植疏正曰注臠猶臠也校勘記云臠陳本作職案釋文曰臠音職若以鄉飲記音義正之此職乃臠之誤云臠猶臠也爲記者異耳者案臠與挺同鄉飲酒記作五挺注云挺猶臠也此記作五臠注云臠猶臠也見臠與挺同物爲記者異故一作臠一作挺耳云祭橫於上殊之也於人爲縮者敖氏云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是臠長二尺而中屈之也士虞記有乾肉折俎亦曰胸在南此可以見其制矣祭半臠則不屈之云古文臠爲臠今文或作植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臠當作臠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臠本亦作臠可見注文原作臠字鄉飲酒射注挺機互訓說文機杙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臠脯如板然者或謂之挺皆取直貌焉蓋臠挺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機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爲脯脩改木从肉耳古文臠爲臠者段玉裁云哉聲找聲同部也惟哉爲大變與脯義別故鄭不從今文或作植者直聲哉聲亦同鄭注考工記讀機如脂膏臠敗之臠是也俎由

東壁自西階升於狗既亨載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

皆右體也進腩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離猶

尊者則俎正義曰注謂前其本校勘記云前陳闕監葛俱誤作首

其餘體也云以骨名肉貴骨也者俎用肺皆肉也而以脊脅肩

臂名之是以骨名肉祭統曰凡為俎者以骨為上故云貴骨也云賓

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者肩臂膾為前三體祭統云周人貴肩賓

用肩是尊賓也云右體周所貴也者此對左股而言也云若有尊者

則俎其餘體也者張氏爾岐云尊者當作尊者經云大夫若有尊者

此所指正大夫也餘體謂膾若膊若胐也凡舉齊三作而不徒齊謂獻賓獻大夫凡奠者

于左不飲不將舉者于右便其舉也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疏云獻三賓之時主人唯謂長者若有一人洗爵愚謂此為眾賓統一洗但辭之者一人耳若有諸公

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疏**正

曰敖氏云賓禮介禮亦謂其受獻時之儀耳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

夫如介禮其言略與鄉飲酒之經合似也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

其言大與此經違則非矣此經所言尊者大夫之儀正指無諸公者

也而其儀亦無以異於介鳥在其為如賓禮乎蓋大夫之禮宜降於

賓固不以諸公之有無而為隆殺又經惟屢見大夫禮而略不及公

則無諸公明矣記乃著有諸公之禮皆似失之盛氏世佐云經不見

如賓禮之儀略也猶賴此記之存得以考其隆殺之大凡而敖氏反

疑之過矣張氏爾岐云鄉射無介此以飲酒禮中之賓介明其差等

儀禮正義十

二中華書局聚

也樂作大夫不入

後樂賢也

樂正與立者齒

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鄉飲酒記曰與立者皆

薦以齒

正義曰鄉飲酒記注云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也既三笙一飲皆薦於其位此記不言薦故引鄉飲酒記以證之

和而成聲

也爾雅曰笙小者謂之和

正義曰敖氏云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詩以

和之而後笙之辭顯且成聲也此其在無算樂之時乎笙之入也以將射之故不奏之郝氏敬云三笙一和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

也鄭據爾雅笙小為和爾雅多後人附會三大笙一小笙於義何取豈四笙并吹無一歌者乎盛氏世佐云此當以注說為正爾雅曰笙

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

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陳氏樂書曰笙為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謂之巢

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以

上諸說皆此記之箋疏也豈鄭一人之私言哉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笙之管應乎律大小相調五聲乃成此吹笙之法所謂律以平聲

也國語曰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韋昭注曰利制以聲音調利為制議從其調利也然則大小相調匏竹之器類然若竽若簫若簫若

管若簫皆有大小豈以笙而獨無之今其音雖不可考其義猶可推而知也宋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

笙等合清濁之聲識者稱其能復古制若謂於義無取後人何以能師其意而作作而調乎若夫敖說之誤有不得不辨者夫有志而後

有詩有詩而後有歌於是五聲以依之十二律以和之然後被之八音而為樂此帝舜命夔之言所以為千古論樂之原本也笙特八音之一耳歌乃人聲也謂笙以和歌則可謂歌以和笙可乎哉其誤一

也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下安得有歌其誤二也况此篇無升歌笙閒但有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篇之詩也堂上既有二人之歌安得堂下又有一人歌乎其誤三也敖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謂此在無算樂之時則其辭遁矣郝氏襲其謬而反譏鄭失豈公論乎胡氏肇昕云盛氏駁敖郝以伸注說其識隄矣但其所引證亦多謬誤案爾雅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舍人注云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聲相和也郭璞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說文云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古者隨作笙盛氏所引皆非 獻工

與笙取齋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奠爵于下篚不復用也今

文無**疏**正義曰注云今文無與笙者胡氏承其云案經文云主人取與笙爵于上篚獻工其下云遂獻笙于西階上其下又云主人以

爵降奠于篚此記取爵上篚奠于下篚當總記獻工與笙鄉飲酒禮記亦云獻工與笙故鄭不從今文無與笙也立者東面

北上賓**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來觀禮者與堂下衆賓齒盛氏黨世佐云此謂堂下衆賓也士之來觀禮者亦在焉 司正

既舉觶而薦諸其位薦於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前戒

謂先射**疏**正義曰賈疏云謂請射之前戒之敖氏云三耦射則在先請戒之立則居前乃以弟子爲之者爲司射當誘射故也誘射有

教之之意故以少者爲三耦而誘之不使長者嫌其待之淺也惟前戒故不待命而先俟于堂西張氏爾岐云請射于賓之前即戒之也

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便其**疏**正義曰司射取弓挾矢取事也扑經皆著其在階西惟誘

射訖改取一個挾之則著其適堂西蓋堂西與階西相近記故統而言之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

命張侯遂命倚旌著並行也古文曰**疏**正義曰敖氏云階前即解南之處也盛氏世佐云階前西

階前也解南位在中庭敖說非注云著並行也者敖氏云謂此時

司射司馬同時行事非相繼為之經不明言故記著之也經言司馬

命張侯及倚旌乃在司射比三耦之後記言此以明其在司射升請

射于賓之時非若經文之女也然經文所以如彼者欲終上事乃言

下事故爾張氏爾岐云司射升堂告賓請射之時司馬階前即命張

侯倚旌經文序司射事訖乃及司馬故記著其行事相並也韋氏協

夢云射禮同時行事者似不止此如司馬命張侯司樂即當命遷樂

司馬獻獲者司射即當獻釋獲者大約二人所行之事不至相窒礙

者皆可同時而行若一入行一事必相繼為之則日力有不給矣記

蓋舉一以見其餘耳云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者胡氏承珙云案經

文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

中記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

是西階前然則今文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

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

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馬白質

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

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疏

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其畫之皆毛物之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則經獸侯是也徐本通解楊氏俱無此句案此

乃疏文誤入皆謂采其地地誤作也射熊虎豹熊闕豎俱誤作燕不

忘上不犯犯下不字徐本通典聶氏通解俱作下朱子曰疏解忘爲
苟然則乃妄字也案疏云不苟相從輒當犯顏而諫正是不忘相犯
之意似非妄字又案禮記射義疏引作上下相犯志在君臣相養徐
本養下有也字與射義疏引亦合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
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者張氏爾岐云侯制有三大射賓射燕
射大射之侯用皮王三等虎熊豹諸侯二等熊豹卿大夫用麋所謂
棲皮之鷄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鷄則春以功是也賓射之侯用布畫
以爲正王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玄在外諸侯三正損玄黃大
夫士二正去白蒼畫朱綠所謂畫布曰正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
國屬是也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鷄此記所言是也梓人亦云張獸
侯以息燕也胡氏肇昕曰周禮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
侯設其鷄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鷄注大射
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與邦國所貢之
士可以與祭者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
采地焉其將祀其先祖亦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
者其所射也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以鷄著
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
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
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又射入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
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
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
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先鄭注云三侯虎
熊豹也正所射也詩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二侯熊豹也豻侯豻者
獸名也獸有羆豻熊虎後鄭注云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
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
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

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大射禮射作于讀如宜射宜獄之射射胡大也士與士射則以射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雲氣用采各如其正又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注云五采之侯謂以五采畫正之侯也射人職曰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下曰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射也又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獸侯畫獸之侯也引此記爲證又云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孔氏穎達射義正義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而與之射也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也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云大射惟明王及諸侯卿大夫不及於士其賓射燕射士皆有之故射人云士射射侯二正是士有賓射也又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矣其侯天子大射則張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大射則張熊侯豹侯若畿外諸侯大射亦張三侯一曰大侯二曰參侯三曰射侯若畿內卿大夫射麋侯其畿外卿大夫射侯無文於諸侯既得三侯其卿大夫蓋降君一等則參侯射侯也大夫射之侯皆有鵠鵠則三分侯中而居其一其賓射之侯謂之正天子賓射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用三正二正之侯卿大夫用二正之侯士亦用二正之侯又飾以射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若天子以下燕射則尊卑皆用一侯此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其侯並同賓射之法故鄭注云鄉侯二正云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者此謂記言鄉射而以燕射之獸侯爲言故明之也

張氏曰此鄉侯當張采侯二正而記燕射之侯者以燕射亦用此鄉射之禮但張侯爲異耳盛氏世佐云記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曰若射則如鄉飲酒之禮蓋諸侯以上無鄉射其燕射之侯則自鄉射等而上之也大

夫以下無燕射其鄉射之侯則自燕射等而下之也故獸侯之名通乎上下而鄉射之記兼及王侯皆以此耳圖說曰大射射鵠賓射射正鄉射射質而燕射則因鄉射之侯注以燕張獸侯鄉射當張采侯誤矣云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者盛氏世佐云凡侯中棲之以皮曰鵠司裘所云設其鵠是也畫之以采曰正射人所云五正三正二正是也塗之以土曰質此記所云白質赤質丹質是也各隨其所宜而命之其實皆射之的而已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鵠又侯中之總名也鄭解此質爲質地之質非凡侯皆以布爲之而飾之以皮此於鄉射之侯獨曰布者明其不以皮飾也於鄉射之侯曰布則熊麋二侯之非純布可知矣於鄉射之侯曰畫則熊麋二侯之非畫可知矣或謂凡侯皆以布爲之而飾之以皮則三射之侯何別乎曰別之以其侯中而已皮侯以鵠采侯以正獸侯以質或又謂燕射之侯既不畫何以謂之獸也曰若以其所飾而謂之皮則無以別於大射也且其中未嘗棲皮也以其所塗而謂之采則無以別於賓射也且其中未嘗盡采也燕侯雖不畫而熊麋之屬皆獸名故以其名命之且大夫士之畫者則固有獸象焉又以見此名之通乎下也皮侯采侯取義於中獸侯取義於側亦相變也經義聞斯錄曰案射侯皆以布爲地故大射儀注云侯謂所射布也天子諸侯以皮飾側故考工記謂之獸侯惟大夫士不飾皮故此記云大夫布侯士布侯也然云畫以虎豹畫以鹿豕則熊侯麋侯非畫可知畫者丹質故非畫者則白質赤質也人有大夫士之異獸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

有飾皮及畫皮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
 有的傳云的質也毛公解是詩爲燕射則所謂質者即指白質亦質
 丹質之質漢初訓詁簡括不備引此經耳質侯中志射之處其猶大
 射之鵠賓射之正與注解爲地非矣又云熊侯用熊皮麋侯用麋皮
 將何以別於大射之皮侯乎考工記何以特謂之獸侯乎蓋大射用
 虎熊豹麋之皮飾侯側而中又方制皮以爲鵠側中皆皮故曰皮侯
 賓射亦用虎熊豹麋之皮飾侯側而中用布畫五采以爲正故曰五
 采之侯燕射則天子諸侯張熊麋皮而中設質焉大夫士則畫虎豹
 鹿豕於布亦有獸之形故統曰獸侯又云禮謂之質詩謂之豹說文
 謂之擗云射臬也讀若準案司裘注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
 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疑臺乃
 擗之誤故釋文云本亦作準也疏解臺作質云質者正也所射之處
 故名爲質又案小爾雅謂之檠檠即臬也說文臬射準的也云熊麋
 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者賈疏云案梓人云參
 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據大射之侯若賓射之侯則三分其侯正居一
 焉若燕射之侯則獸居一焉故云象其正鵠之處胡氏肇昕云經於
 熊麋侯不言畫則以熊麋之皮飾其側耳畫者唯虎豹鹿豕云君畫
 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者以天子諸侯唯熊與麋大夫則有虎
 豹士則有鹿豕是取陰陽奇耦之數也經義聞斯錄曰其云大夫畫
 以虎豹士畫以鹿豕者大夫或虎或豹士或鹿或豕耳非大夫兼虎
 豹士兼鹿豕也注說涉附會胡氏肇昕云案郝氏亦云畫虎則無豹
 畫鹿則無豕非一侯畫二物也敖氏云一侯而畫獸二者亦宜夾其
 質也不畫一獸者變於用皮者也其說亦非云燕射射熊虎豹不忘
 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忘在君臣相養者此鄭謂用熊虎豹麋鹿豕之
 意也胡氏肇昕云鄭氏司裘注云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
 者射者大禮故取義衆也較此注爲精云其畫之皆毛物之者謂所

畫者皆毛物也方氏苞云謂凡畫者丹質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象其淺深純駁之物色也

丹采其地疏正義曰案注以畫為畫雲氣凡畫者總天子諸侯大夫丹淺於赤疏士而言丹質謂丹采其地非也考經文於熊侯曰白質

麋侯曰赤質則丹質者自謂大夫士之布侯也大夫與士同為布侯則同為丹質而虎豹鹿豕又皆以畫故以凡畫者統之質謂其識射

之處也此注多誤後儒故多駁之敖氏云凡畫者丹質謂畫虎豹鹿豕之侯皆以丹質言其質異也姜氏北錫云據本記白質為天子之

熊侯赤質為諸侯之麋侯則丹質當屬大夫士虎豹鹿豕之侯經云凡者凡大夫與士非並凡王侯也孔氏廣森云此質謂其中受矢之

處毛詩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考工記曰利射革與質蓋獸侯有質猶皮侯有鵠采侯有正矣天子熊皮為侯白塗中以為質諸侯麋皮

為侯赤塗中以為質凡大夫士皆布侯而但畫為獸象丹塗中以為質於大夫士獨言布侯明君之獸侯亦真獸皮為之所別於皮侯者

在質與射自楹閒物長如筈其閒容弓距隨長武自楹閒者謂射於鵠耳

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

之節也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疏正義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疏曰注

云自楹閒者謂射於庠也楹閒中央東西之節也者張氏爾岐云樹鉤楹內堂由楹外雖不同皆以楹中央為東西之節注謂射於庠恐

未是云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矢幹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者郝氏敬云物長如筈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為跬

六尺為步從長半步不言橫同也云閒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者敖氏云其閒容弓為從畫言也胡氏肇昕云物長如筈為從畫言

其闕容弓者謂上下射各履一物兩物之闕相去容弓弓六尺也敖說非郝氏云其闕謂兩物相去中闕可容弓六尺曰弓即一步也兩入麗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云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者敖氏云射者南面還視侯中之後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故名東端為距西端為隨取其左足至則右足隨之也距至也隨猶從也郝氏云左足先履物距其外而右足來合曰隨足跡曰武武長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方可容一武也盛氏世佐云名橫畫曰距隨者蓋先以左足距從畫之南端而後以右足隨之履其橫畫胡氏肇昕云距之本字當作距距說文云止也又止下云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阻故以止為足是古亦謂足為止故士昏禮北止注云止足也距訓為止亦可為足之稱也距讀如父之齒隨行之隨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
疏正義曰敖氏云當棟當爾岐之庭深於序故進退其物以合侯道之數此侯道五十弓張氏云大射大侯九十此諸侯之侯道也司裘注本之而又以天子之侯道亦九十案白虎通天子之侯道百二十步雖俱無可考據而白虎通之說命負侯者由其位
疏正義曰賈疏云司馬自在己位為長禮略
疏遙命之由負侯者賤略之故也敖氏云位解南也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者以射事未至略之由便也盛氏世佐云此謂司馬命僕者執旌以負侯之時也位司射之南也此時司馬位已不在解南矣敖說非吳氏廷華云司射請射後司馬初命倚旌次命負侯皆不言位則皆由其位也不言命去旌可知又位本北面而僕者在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西是即其位西向命之也

夫降階遂西取弓矢

尊者宜逸由便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凡凡司射司馬三

位也此於司射司馬之位為南於耦之射位為北故以之為節云賓

無射位大夫不立於射位故取弓矢於堂西不由之大夫卒射而退

乃由此者統於上射非正禮也郝氏敬云凡司射三耦衆耦往來堂

西皆由司馬之南而西惟賓與大夫取弓矢於堂西下階即折而西

不由司馬之南尊者可直遂不出卑者之下也賓大夫非取弓矢不

往堂西故申明之盛氏世佐云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蓋威

儀之法有不得由便者唯賓與大夫則旌各以其物為旌總名也雜帛

否優尊也敖氏近於其位之說失之旌各以其物為旌總名也雜帛

所建也言各者鄉**疏**正義曰注云旌總名也者周禮司常云九旗通

射或於庠或於射**疏**帛為旌雜帛為物全羽為旟折羽為旌物與旌

別云旌總名者賈疏謂散文則通是也云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

也者本司常文賈疏云通帛者通體並是絳帛雜帛者中絳緣邊白

也云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射者賈疏云大夫士同建物而云各者